

第二二五册

明倫彙編

皇極典

帝紀部

（卷）
一
堯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四十八卷目錄

帝紀部彙考四十二

北齊二

孝昭帝

後主

武成帝

幼主

皇極典第四十八卷

帝紀部彙考四十二

北齊二

孝昭帝本紀

按北齊書孝昭帝本紀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為諸弟師帝所覽文籍原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嘆曰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魴同軌以為能遂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恆壯其所為聰敏過人所與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閣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歎欬其敬業重舊如此天保初進爵為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於文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嘆重之八年轉

司空錄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時文宣溺於遊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帝惟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皆壞棄後益沉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帝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陰為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恩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脅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笞箠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以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為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白是詔勅多不關帝或言於帝曰驚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於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為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時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

投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閣門都督成休寧抽刀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既為領軍素為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嘆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出臨御座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侍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効廢帝性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為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去逼而已高歸彥勸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闔斬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為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己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為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絕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為立後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黃帽鳩杖又詔審正之士並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按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為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為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為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

激爲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甲午詔曰昔武王剋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即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勳人有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百年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師章武王庫狄干故太師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儁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貨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二人配饗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師慕容紹宗七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空薛修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顯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寇奔遼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總入晉陽宮十二月景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

上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城王淑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太尉己酉野雉栖於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冲眇未開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關聽覽是月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太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梓宮還鄴上諡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靖陵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開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刻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景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會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爲耳又問王

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始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鵲鳴而去長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輦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斷有謀於時國富兵彊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爲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常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于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讎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膳服之事或糞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屬方出殿梁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免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朕牀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己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朞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指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

咎臣既誅夷君尊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後且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於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滕蘭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遠實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乎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武成帝本紀

按北齊書武成帝本紀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為帝聘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鄰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嘆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為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疎忌以帝為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既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三奏乃許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為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彥為太傅以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為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為大司馬以豐州刺史婁叡為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為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為

太師錄尚書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濟為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湝為尚書左僕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為右僕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為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景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諸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詔斷屠殺以順春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太傅領司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為

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湝為司徒詔散騎常侍崔暉聘於陳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為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附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以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為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秦王歸彥據州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擒之乙未斬歸彥并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為

太傅以司空婁叡為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為太宰以尚書令斛律光為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中書監河間王孝琬為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才以太子少傅魏收為兼尚書右僕射己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

縱除名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錄見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乙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夏四月并汾京東雍南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間位之苑迴造大總持寺六月乙巳齊州言濟河水口見八龍昇天乙卯

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於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冬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己酉周將楊忠帥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二十餘萬人自恆州分為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陽己未周軍逼并州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眾數萬至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天下大赦己巳盜殺太師彭城王浟庚辰以司空斛律光為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為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為司空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甲子帝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為錄尚書事以前司徒婁叡為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為太師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湝為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

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媼於周秋九月乙丑封皇子緯

爲南陽王儼爲東平王是月歸閭媼於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擄掠而還閏月乙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滄州免其租調乙巳突厥寇幽州周軍三道並出使其將尉遲迴寇洛陽楊標入軹關權景宣趣懸瓠冬十一月甲午迴等圍洛陽戊戌詔兼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太尉婁叡大破周軍於軹關擒楊標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將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淹薨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遲迴等解洛陽圍丁卯帝至洛陽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內死罪已下四己巳以太師段韶爲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爲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壬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於黎陽所經減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洛陽是歲高麗靺鞨新羅並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詔發賑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潛爲大司馬辛未幸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眞興爲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己卯詔減百官食粟各有差三月戊子詔給西亮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渤海遼水滄之處食下戶粟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月彗星見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唇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主景子乃使太宰段

詔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帝國大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諡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後主本紀

按北齊書後主本紀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薨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王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大寧二年正月景戌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河清四年爲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爲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爲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爲司徒錄尚書事趙郡王叡爲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庚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爲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爲太尉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東北其大如斗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己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其文宣諡號委有司議定十二

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靺鞨並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丙戌春正月辛卯祀圓丘癸巳祫祭於太廟詔降罪人各有差景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爲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晉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囚夏四月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爲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仁弘爲齊安王仁固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幸晉陽冬十月己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爲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潛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來聘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並遣使朝貢於周爲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三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各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錄事各舉一人鄴宮九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進四級內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爲尚書令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六月己未太上

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為西河王仁約為樂浪王仁儉為潁川王仁雅為安樂王仁統為丹陽王仁謙為東海王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趙彥深為尚書令并省尚書左僕射婁定遠為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為右僕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湝為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為大司馬太宰段韶為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為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為太宰大司馬婁獻為太傅大將軍斛律光為太保司徒韓祖念為大將軍司空趙郡王叔為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為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帝詔諸寺署所縮維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勅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維戶任屬郡縣一准平人丁已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東大水人饑僵尸滿道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月甲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級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賦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庭

四年春正月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等十人並配饗神武廟庭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為大將軍南陽王綽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為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為尚書令夏四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災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為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

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於東并秋九月景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於周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為錄尚書左僕射胡長仁為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翥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瑱廢其主伯宗而自立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內外百官并加兩級戊寅太上皇后尊號為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庭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大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癯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保七年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靺鞨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二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乙丑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為官口又詔禁網捕鷹鷄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己丑改東平王儼為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文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叔二月乙酉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為大基聖寺晉祠為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為太傅大司馬馮翊王潤為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為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

恭為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為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獻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於陳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為錄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為太師景子降死罪已下四閏月戊戌錄尚書事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為尚書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為司空甲辰以皇子恆生故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酉詔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為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彥基為城陽王彥康為定陵王彥忠為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為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癸亥靺鞨國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為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恆為皇太子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為司徒以上洛王思宗為司空封蕭莊為梁王戊子曲降并州死罪已下囚己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諡號為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晉陽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修城戊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使於陳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為使持節都督東靑州刺史二月壬寅以錄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為太尉并省錄尚書事趙彥深為司空尚書令和士開錄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為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為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

爲太保甲午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詔攻周汾州冠之獲刺史楊敷秋七月庚午太尉琅邪王儼矯詔殺錄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即日誅領

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書御史王子宜等尚書左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晉陽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王湝爲太宰馮翊王潤爲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并州界內死罪已下

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壬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己亥車駕至自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連子悅使於周景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錄尚書事庚午以錄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爲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爲楚王二月己卯以衛菩薩爲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延爲左僕射是月勅撰元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

秋七月戊辰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荆山公豐樂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爲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爲大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於周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爲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爲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御覽成勅付史閣後改爲修文殿御覽九月陳人來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

四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氏爲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並遣使朝貢於周爲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月鄴郡并州並有狐媚多載人髮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爲皇后景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錄尚書事丁巳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刺史和士休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討

平之庚辰車駕至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大司馬太尉衛菩薩爲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爲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爲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壇絕之內忽有車軌之轍按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乙卯詔以爲大慶班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五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以待中

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略戰沒隨陷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壬子幸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以錄尚書事高阿那肱爲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九月校獵於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彪虎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行幸晉陽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爲右丞相是歲高麗誅謁並遣使朝貢突厥使來

求婚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至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晉陽尚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投火死焚其屍并其妻李氏丁未車駕至自晉陽甲寅以尚書令唐邕爲錄尚書事夏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爲其形以獻庚午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癸卯行幸晉陽甲辰以高麗爲尚書右僕射是歲殺南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烹妖賊鄭子饒於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楊休之爲尚書右僕射癸卯靺鞨遣使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浮橋絕閏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遯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爲司徒斛律阿列羅爲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

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饑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庚申司徒趙彥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滂遣使巡撫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都郵宮冬十月景辰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

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陣而行上雞樓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雷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所十二月戊申武帝來救晉州庚申戰於城南我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慰朝野收拾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

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寧王孝珩爲右延宗入見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軍營勞將士其夜欲還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擄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爲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

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哈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給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羣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華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本紀

按北齊書幼主本紀幼主名恆後主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八歲改元爲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帝爲太上皇帝后爲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帝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東走己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攜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願等數十人從太上皇既至青州即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軍奄至青州太上

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楊休之陳德信等啓大丞相隋公請收葬聽之葬長安北源洪濟川帝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澀訥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者即有忿責其奏事者雖三公令錄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走而出每災異寇盜水旱亦不貶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爲修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琅邪王舉兵人告者誤云庠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葬乃益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羣屬盡殺之或剝人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願何洪珍參豫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宮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萬數庶姓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實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足鏡臺直千金競爲變巧朝衣夕敝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

苑造偃武修文臺其嬪嬙諸宮中起鏡殿寶殿瑤瑤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恆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籍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駁龍逍遙者也大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鬪雞亦號開府大馬雞鷹多食縣邑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敝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嘗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爲羌兵鼓噪陵之親率內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驚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嘗一夜索竭及旦得三升特受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徹夕辦當勢者因之貨一而責十焉賦斂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者故有勅用州主簿勅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供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蠋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蠋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蠋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

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爲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策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元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己出述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於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絃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姊嫗屬之以麗色淫聲縱橫繼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博齒無厭賣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侵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按周書文帝本紀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
纘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
子孫避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
奉以為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為大人其後曰普回因
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為天
授其俗謂天曰字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為氏
焉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為
魏舅生之國九世至侯豆歸為慕容晃所滅其子陵
仕燕拜駙馬都尉封元菟公魏道武將攻中山陵從
慕容寶禦之寶敗陵率甲騎五百歸魏拜都牧主賜
爵安定侯天興初徙豪傑於代都陵隨例遷武川焉
陵生系系生韜並以武略稱韜生肱肱任俠有氣幹
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汗拔陵作亂遠近多應之其
僞署王衛可孤徒黨最盛肱糾合鄉里斬可孤其衆

乃散後避地中山遂陷於鮮于修禮修禮令肱還統
其部衆後為定州軍所破歿於陣武成初追尊曰德
皇帝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母王氏孕五月夜夢抱
子昇天纔不至而止寤而告德皇帝帝喜曰雖不至
天貴亦極矣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身長八
尺方頰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
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
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少
隨德皇帝在鮮于修禮軍及葛榮殺修禮太祖時年
十八榮遂任以將帥太祖知其無成與諸兄謀欲逃
避計未行會爾朱榮擒葛榮定河北太祖隨例還晉
陽榮以太祖兄弟雄傑懼或異己遂託以他罪誅太
祖第三兄洛生復欲害太祖太祖自理家寬解旨懷
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孝昌二年燕州亂太祖始
以統軍從榮征之先是北海王顥奔梁梁立為魏主
令率兵入洛魏孝莊帝出居河內以避之榮遣賀拔
岳討顥仍迎孝莊帝太祖與岳有舊乃以別將從岳
及孝莊帝反正以功封寧都子邑三百戶遷鎮遠將
軍步兵校尉侯醜奴作亂關右孝莊帝遣爾朱天
光及岳等討之太祖遂從岳入關先鋒破偽行臺尉
遲菩薩等及平醜奴定隴右太祖功居多遷征西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增邑三百戶加直閣將軍行原州
事時關隴寇亂百姓凋殘太祖撫以恩信民皆悅服
咸喜曰早值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太祖嘗從數
騎於野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從人皆云莫之聞也普
泰二年爾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顯壽鎮長安秦
州刺史侯莫陳悅為天光所召將軍衆東下岳知天

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而計無所出太祖謂岳曰
今天光尚通悅未有一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
然悅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
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
岳大喜即令太祖入悅軍說之悅遂不行乃相率襲
長安令太祖輕騎為前鋒太祖策顯壽性懦聞諸軍
將至必當東走恐其遠遁乃倍道兼行顯壽果已東
走追至華山擒之太昌元年岳為關西大行臺以太
祖為左丞領岳府司馬加散騎常侍事無巨細皆委
決焉齊神武既破尔朱遂專朝政太祖請往觀之既
至并州齊神武問岳軍事太祖口對雄辯齊神武以
為非常人欲留之太祖詭陳忠款乃得反命遂言
就道齊神武果遣追之至關不及太祖還謂岳曰高
歡非人臣也逆謀所以未發者憚公兄弟耳然凡欲
立大功匡社稷未有不因地勢總英雄而能克成者
也侯莫陳悅本實庸材遭逢際會遂叨任委既無憂
國之心亦不為高歡所忌但為之備圖之不難今費
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
兵之士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其僻遠常
懷異望河西流民紆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奉朝
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即
可收其士馬以實吾軍西輯氏羌北撫沙塞還軍長
安匡輔魏室此桓文舉也岳大悅復遣太祖詣關請
事密陳其狀魏帝深納之加太祖武衛將軍還令報
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謀於其衆曰夏州鄰近寇賊
須加綏撫安得良刺史以鎮之衆皆曰宇文文左丞
其人也岳曰左丞吾之左右手也如何可廢沈吟累

日乃從衆議於是表太祖爲使持節武衛將軍夏州刺史太祖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齊神武魏末熙三年春正月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太祖計事太祖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怙衆密邀貪而無信必將爲患願早圖之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於河曲岳果爲悅所害其士衆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於是三軍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相與推洛以總兵事洛素無雄略威令不行乃謂諸將曰洛智能本闕不宜統御近者迫於羣議推相攝領今請避位更擇賢材於是趙貴言於衆曰元帥忠公盡節暴於朝野勳業未就奄罹凶酷豈唯國喪良宰固亦衆無所依必欲糾合同盟復讎雪恥須擇賢者總統諸軍舉非其人則大事難集雖欲立忠建義其可得乎竊觀宇文夏州英姿不世雄謀冠時遠邇歸心士卒用命加以法令齊肅賞罰嚴明眞足恃也今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則大事集矣諸將皆稱善乃命赫連達馳至夏州告太祖曰侯莫陳悅不顧盟誓棄恩背德賊害忠良羣情憤惋控告無所公昔居管轄恩信著聞今無小無大咸願推奉衆之恩公引日成歲願勿稽留以慰衆望也太祖將赴之夏州吏民咸泣請曰聞悅今在未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停留以觀其變太祖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反趙趙屯兵未洛吾知其無能爲也且難得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幾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都督彌姐元進規欲應悅密圖太祖事發斬之太祖乃率帳下

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太祖至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裁景於此即還太祖至平涼哭岳岳甚慟將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於時魏孝武帝將圖齊神武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慰勞追岳軍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太祖侯莫陳悅亦被勒追還悅既附齊神武不肯應召太祖謂諸將曰侯莫陳悅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豈可容之乃命諸軍戒嚴將以討悅及元毗還太祖表於魏帝曰臣前以故關西大都督臣岳竭誠奉國橫罹非命三軍喪氣朝野痛惜都督寇洛等銜冤茹憾志雪讎恥以臣昔同幕府苦賜要結臣便以今月十四日輕來赴軍當發之時已有別表旣爲衆情所逼權掌兵事詔召岳軍入京此乃爲國良策但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永洛泥此軍士多是關西之人皆戀鄉邑不願東下今逼以上命悉令赴關悅驅其後歡邀其前首尾受敵其勢危矣臣殞身王事誠所甘心恐敗國珍人所損更大乞少停緩更思後圖徐事誘導漸就東引太祖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兵衆未集假此爲詞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樊王室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鬚眉皓素謂之曰賀拔岳雖復據有此衆然終無所成當有一字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此吏恆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魏帝詔太祖曰賀拔岳既殞士衆未有所歸卿可爲大都督即相統領知欲漸就東下良不可言今亦徵侯莫陳悅士馬入京若其

不來朕當親自致討宜體此意不過淹留太祖又表曰侯莫陳悅違天逆理酷害良臣自以專戮罪重不恭詔命阻兵永洛疆梁秦隴臣以大有既班忍抑私憾頻問悅及都督可朱渾元等歸闕早晚而悅並維繫使人不聽反報觀其指趣勢必異圖臣正爲此未敢自拔兼順衆情乞少停緩太祖乃與悅書責之曰頃者正光之末天下沸騰塵飛河朔霧塞荆沔故將軍賀拔公攘袂勃起志寧萬縣授戈南指拯皇靈於已墜擁旆西邁濟百姓於淪胥西顧無憂繫公是賴勳茂賞隆遂征關右此乃行路所知不藉一二談也君實名微行薄本無遠量故將軍降遷高之志篤秉征之理乃申啓朝廷薦君爲隴右行臺朝議以君功名闕然未之許也遂頻煩請謁至於再三子難違上將便相聽許是亦遐邇共知不復煩之翰墨縱使木石爲心猶當知感況在生靈安能無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專權主上虛心寄隆晉鄭君復與故將軍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於舉力共匡時難而貌恭心狠奸勝嫉賢口血未乾已首已發協黨圖賊其危本朝孤恩負誓有視面目豈不上畏於天下慚於地吾以弱才猥當蕃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將軍國士之遇聞問之日魂守驚馳使陳啓天朝暫來奔赴衆情所推遂當戎重比有敕旨召吾還闕亦有別詔令君入朝雖操行無聞而年齒已宿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隴東邁吾亦總勒師徒北道還關共追廉蔣之迹同慕寇賈之風如其首鼠兩端不時奉詔專戮違旨國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見幸圖利害無貽噬臍悅既懼太祖謀已許爲詔書與

秦州刺史万俟普撥令與悅爲黨援普撥疑之封詔以呈太祖太祖表之曰臣自奉詔總平涼之師責重憂深不遑啓處訓兵秣馬唯思竭力前以人戀本土侯莫陳悅窺窬進退量度且宜住此今若召悅授以內官臣列旆東轅匪朝伊夕朝廷若以悅堪爲邊扞乞處以瓜京一藩不然則終致猜虞於事無益初原州刺史史歸爲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一千人助歸鎮原州太祖遣都督侯莫陳崇率輕騎一千襲歸擒之並獲次安伯和等送於平涼太祖表崇行原州事万俟普撥又遣其將叱干保洛領二千騎來從軍三月太祖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論以討悅之意士卒莫不懷憤太祖乃表曰臣聞誓死酬恩覆宗報主人倫所急赴蹈如歸自大都督臣岳歿後臣頻奉詔還關秣馬戒途志不俟旦直以督將已下咸稱賀拔公視我如子今雖恥未報亦何面目以處世間若得一雪冤酷萬死無恨且悅外附彊臣內違朝旨臣今上思逐惡之志下遂節士之心冀仗天威爲國除害小違大順實在茲辰克定之後伏待斧鉞夏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爲都督鎮原州太祖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識者知其有成軍出木峽開大雨雪平地二尺太祖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者左右亦不安衆遂離貳聞大軍且至退保略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永洛太祖至永洛命圍之城降太祖即率輕騎數百趨略陽以臨悅軍悅大懼乃召其部將議之皆曰此鋒不可當勸悅退保上却以避之時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悅軍乃間道遣

使請爲內應其夜悅出軍軍中自驚潰將卒或相率來降太祖縱兵奮擊大破之擄獲萬餘人馬八千死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太祖曰悅本與曹泥應接不過走向靈州乃令原州都督導邀其前都督賀拔頴等追其後導至牽屯山追及悅斬之太祖入上邽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無所取左右竊一銀鑲璽以歸太祖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衆大悅時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舉州騷擾宕昌羌梁企定引吐谷渾寇金城渭州及南秦州氏羌連結所在蜂起南岐至于瓜鄯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太祖乃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氐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元還鎮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關涇東秦岐四州粟以給軍齊神武聞秦隴克捷乃遣使於太祖甘言厚禮深相倚結太祖拒而不納時齊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仗太祖乃徵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爲聲援仍令太祖稍引軍而東太祖乃遣大都督梁冀率步騎五千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之計太祖之討悅也悅遣使請援於齊神武神武使其都督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而雍州刺史賈顯送船輿軌請軌兵入關太祖因梁冀之東乃逼召顯赴軍禦遂入雍州魏帝遣著作郎姚幼瑜持節勞軍進太祖待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故於是以前洛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略陽郡守張獻爲南岐州刺史盧侍伯拒代遣輕騎襲擒之待伯自殺時魏帝方圖齊神武又遣徵兵太祖乃令前秦州刺史略超爲大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進授太

祖兼尚書僕射關西大行臺餘官封如故太祖乃傳檄方鎮曰蓋聞陰陽遞用盛衰相襲苟當百六無間三五皇家創歷陶鑄蒼生保安四海仁育萬物運距孝昌屯沔屢起隴冀騷動燕河狼顧雖靈命重啓湯定有期而乘釁之徒因生羽翼賊臣高歡器識庸下出自輿皂罕聞禮義直以一介鷹犬効力戎行視冒恩私遂階榮寵不能竭誠盡節事挾姦回乃勸余朱榮行茲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因黨外叛歡苦相敦勉令取京師又勸吐萬兒復爲弒虐暫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竊威權並歸廢斥俱見酷害於是稱兵河北假討余朱亟遣表奏云取讒賊既行廢黜遂將篡弒以人望未改惡鼎鑊交及乃求宗室權允人心天方與魏必將有主爾戴聖明誠非歡力而歡阻兵安忍自以爲功廣布腹心跨州連郡端撥禁闔莫非親黨皆行貪虐竄竄生人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橫生瘡痍動挂網羅故武衛將軍伊琳清貞剛毅禁旅攸屬直閣將軍鮮于康仁忠亮驍傑爪牙斯在歡收而戮之曾無聞奏司空高乾是其黨與每相影響謀危社稷但以姦志未從恐先洩漏乃密白朝廷使殺高乾方哭對其弟稱天子橫戮孫騰任祥歡之心臂並使入居樞近伺國間隙知歡逆謀將發相繼逃歸歡益加無待亦無厚相恩贍以爲東道主人故關西大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勳德隆重興亡攸寄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乃與侯莫陳悅陰圖陷害幕府以受律專征便即討戮歡知逆狀已露稍懷旅距遂遣蔡攜拒代令賈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

向白馬輔世珍等徑趣石濟高隆之足婁昭等屯據壺關韓軌之徒擁衆蒲坂於是上書天子數論得失皆毀乘輿威侮朝廷藉此微庸冀茲大寶裕壑可盈禍心不測或言徑赴荆楚開疆於外或言分詣伊洛取彼譏人或言欲來入關與幕府決戰今聖明御運天下清夷百寮師師四隅來暨人盡忠良誰爲君側而歡威福自己生是亂階緝構南箕指鹿爲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朕銳師百萬穀騎千羣裹糧坐甲唯敵是俟義之所在靡疆匪怪况頻有詔書班告天下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窟宅電繞蛇擊霧合星羅而歡違負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渡河稍逼宗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郡師百道俱前輟裂賊臣以謝天下其州鎮郡縣率土人黎或州鄉冠冕或勳庸世濟並宜捨逆歸順立效軍門封賞之科已有別格凡百君子可不勉歟太祖謂諸將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羅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羅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秋七月太祖帥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弘農而齊神武稍逼京邑魏帝親總六軍屯於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遣使告太祖太祖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驍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

之重不能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協斌之遂棄椿還給帝云高歡兵至七月丁未帝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太祖免冠泣涕謝曰臣不能式遏寇虐遂使乘輿還幸請拘司敗以正刑書帝曰公之忠節曝於朝野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責在朕躬無勞謝也乃奉帝都長安拔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太祖決焉仍加授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略陽郡公別置二尚書隨機處分解尚書僕射餘如故太祖固讓詔敦諭乃受初魏帝在洛陽許以馮翊長公主配太祖未及結納而帝西遷至是詔太祖尚之拜駙馬都尉八月齊神武襲陷潼關侵華陰太祖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齊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太祖乃進軍討瑾擄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丞相冬十月齊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於鄴是爲東魏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與李弼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虎引河灌之明年泥降遷其豪帥于咸陽閏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太祖與羣公定策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爲嗣是爲文皇帝

魏大統元年春正月己酉進太祖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太祖固讓王及錄尚書事魏帝許之乃改封安定郡公東魏遣其將司馬子如寇潼關太祖軍霸上子如乃回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黑擊走之三月太祖以戎役屢興民吏勞敝乃命所司斟酌今古參考變通可以益國利民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魏帝行之

二年春三月東魏襲陷夏州雷其將張瓊許和守之夏五月秦州刺史建中王万俟普撥率所部叛入東魏太祖勒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

三年春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寶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出軍廣陽召諸將曰賊今倚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是欲綴吾軍使寶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歡起兵以來泰每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也太祖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圖意又狂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不能徑渡此五日中午取寶泰必矣公等勿疑庚戌太祖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帝而潛出軍癸丑且至小關寶泰率軍至惶懼依山爲陣未及成列太祖縱兵擊破之盡俘其衆萬餘人斬秦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執刺史泉企聞秦之歿焚輜重棄城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企于元禮尋復洛州斬東魏刺史杜密太祖還軍長安六月遣儀同于謹取楊氏壁太祖請罷行臺帝復申前命太祖受錄尚書事餘固讓乃止秋七月徵兵會咸陽八月丁丑太祖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峰劉亮王惠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太祖乃誓於師曰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

惟爾士整爾甲兵戒爾戎事無食財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遣于謹居軍前徇地至槃豆東魏將高叔禮守柵不下謹急攻之乃降獲其戍卒一千送叔禮於長安戊子至弘農東魏將高干陝州刺史李徽伯拒守於時連雨太祖乃命諸軍冒雨攻之庚寅城潰斬徽伯擄其戰士八千高干走度河令賀拔勝追擒之並送長安於是宜陽邵郡皆來歸附先是河南豪傑多聚兵應東魏至是各率所部來降齊神武懼率衆十萬出壺口趨蒲坂將自后土濟又遣其將高敖曹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飢太祖既平弘農因館穀五十餘日時戰士不滿萬人聞齊神武將度乃引軍入關齊神武遂渡河逼華州刺史王罷嚴守知不可攻乃涉洛軍于許原西太祖據渭南徵諸州兵皆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吾欲擊之何如諸將咸以衆寡不敵請待觀其勢太祖曰歡若得至咸陽人情轉驕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癸巳旦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太祖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齊神武至望太祖軍少競馳而進不爲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

隊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復前後擄其卒七萬畱其甲士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長安還軍渭南於是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當峙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進太祖柱國大將軍增邑并前五千戶李弼等十二將亦進爵增邑并其下將士賞各有差遣左僕射馮翊王元季海爲行臺與開府獨孤信率步騎二萬向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趨荊州賀拔勝李弼渡河圍蒲坂牙門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勝等追獲之太祖進軍蒲坂略定汾絳於是許和殺張瓊以夏州降初太祖自弘農入關後東魏將高敖曹圍弘農聞其軍敗退守洛陽獨孤信至新安敖曹復走度河信遂入洛陽東魏頰川長史賀若統與密縣人張儉執刺史田迅舉城降榮陽鄭榮業鄭偉等攻梁州擒其刺史鹿永吉清河人崔彥穆植琛攻榮陽擒其郡守蘇定皆來附自梁陳已西將吏降者相屬於是東魏將堯雄趙育是云寶出頰川欲復降地太祖遣儀同宇文貴梁遷等逆擊大破之趙育來降東魏復遣將任祥率河南兵與雄合儀同怡峰與貴遷等復擊破之又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是云寶殺其東揚州刺史郝椿以州來附

四年春三月太祖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七月東魏遣其將侯景庫狄干高敖曹元軌可朱渾元莫多婁貸文等圍獨孤信於洛陽齊神武繼其後先是魏帝將幸洛陽拜園陵會信被圍詔太祖率軍救信魏帝亦東八月庚寅太祖至穀城莫多婁貸文可朱渾

元來逆臨陣斬貸文元單騎遁免悉擄其衆送弘農遂進軍潼東是夕魏帝幸太祖營於是景等夜解圍去及旦太祖率輕騎追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卬山爲陣與諸軍合戰太祖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太祖軍以復振於是捷斬高敖曹及其儀同李猛西兗州刺史宋顯等擄其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太祖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李虎念賢等爲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所擄降卒在弘農者因相與閉門拒守進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大軍之東伐也關中畱守兵少而前後所擄東魏士卒皆散在民間乃謀爲亂及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乃與公卿輔魏太子出次渭北關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於是沙苑所俘軍人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長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戰魏帝畱止閭鄉遣太祖討之長安父老見太祖至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公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導率軍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太祖會攻青雀破之太傅梁景詹先以疾畱長安遂與青雀通謀至是亦伏誅關中於是乃定魏帝還長安太祖復屯華州冬十一月東魏將侯景攻陷廣州十二月是云寶襲洛陽東魏將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自襄廣以西城鎮

復內屬

五年冬大閱於華陰

六年春東魏將侯景出三鶚將侵荊州太祖遣開府李弼獨孤信各率騎五千出武關景乃退還夏茹茹度河至夏州太祖召諸軍屯沙苑以備之

七年春三月稽胡帥夏州刺史劉平伏據上郡叛遣開府于謹討平之冬十一月太祖奏行十二條制恐百官不勉於職事又下令申明之

八年夏四月大會諸軍於馬牧冬十月齊神武侵汾絳圍玉壁太祖出軍蒲坂將擊之軍至皂莢齊神武退太祖度汾追之遂遁去十二月魏帝狩於華陰大饗將士太祖率諸將朝于行在所

九年春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帥師迎之令開府李遠為前軍至洛陽遣開府于謹攻柏谷塢拔之三月齊神武至河北太祖還軍灤上以引之齊神武果度河據邙山為陣不進者數日太祖留輜重於灤曲士皆銜枚夜登邙山未明擊之齊神武單騎為賀拔勝所逐僅而獲免太祖率右軍若干惠等大破齊神武軍悉擄其步卒趙貴等五將軍居左戰不利齊神武軍復合太祖又不利夜乃引還既入關屯渭上齊神武進至陝開府達奚武等率軍禦之乃退太祖以邙山之戰諸將失律上表請自貶魏

帝報曰公膺期作宰義高匡合仗鉞專征舉無遺筭朕所以垂拱九載實資元輔之力俾九服寧謐誠賴翊贊之功今大寇未殄而以諸將失律便欲自貶深虧體國之誠宜抑此謙光恤予一人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冬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

十年夏五月太祖入朝秋七月魏帝以太祖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方為中興末式乃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總為五卷班於天下於是搜簡賢才以為收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之間百姓便之冬十月大閱於白水

十一年春三月令曰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為治若其知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儒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為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饑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為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為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為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為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喻矣昔堯舜之為君稷契之為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為私恩爵祿為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為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偽偽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負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審己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冬十月大閱於白水遂西狩岐陽

十二年春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反瓜州民張保害刺史成慶以州應仲和太祖遣開府獨孤信討之東魏遣其將侯景侵冀州太祖遣開府若干惠率輕騎擊之至穰景遁去夏五月獨孤信平涼州擒仲和遷其民六千餘家於長安瓜州都督令狐延起義誅張保瓜州平七月太祖大會諸軍於咸陽九月齊神武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力戰拒守齊神武攻圍六旬不能下其士卒死者什二三會齊神武有疾燒營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茹茹寇高平至于方城是月齊神武薨其子澄嗣是為文襄帝與其河南大行臺侯景有隙景不自安遣使請舉河南六州來附齊文襄遣其將軍軌庫狄干等圍景於潁川三月太祖遣開府李弼率軍援之軌等遁去景請留收輯河南遂徙鎮潁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潁川弼引軍還秋七月侯景密圖附梁太祖知其謀悉遣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冬太祖奉魏帝西狩於岐陽

十四年春魏帝詔封太祖長子毓為寧都郡公食邑三千戶初太祖以平元額納孝莊帝之功封寧都縣子至是改縣為郡而以封毓用彰勳王之始也夏五月進授太祖太師太祖奉魏太子巡撫西境自新平出安定登隴刻石紀事下安陽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將東趣五原至蒲川聞魏帝不豫遂還既至帝疾已愈於是還華州是歲東魏遣其將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率眾十餘萬圍王思政於潁川

十五年春太祖遣大將軍趙貴帥軍至穰兼督東南諸州兵以援思政高岳起堰引渭水以灌城自潁川

諸州兵以援思政高岳起堰引渭水以灌城自潁川

諸州兵以援思政高岳起堰引渭水以灌城自潁川

以北皆為陂澤救兵不得至夏六月潁川陷初侯景自豫州附梁後遂度江圍建業梁司州刺史柳仲禮以本朝有難率兵援之梁竟陵郡守孫暠舉郡來附太祖使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景克建業仲禮還司州率眾來寇暠以郡叛太祖大怒冬十一月遣開府楊忠率兵與行臺僕射長孫儉討之攻克隨郡忠進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是歲盜殺齊文襄於鄴其弟洋討賊擒之仍嗣其事是為文宣帝

十六年春正月柳仲禮率眾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滌頭大破之擒仲禮悉擄其眾馬岫以城降三月魏帝封太祖第二子震為武邑公邑二千戶先是梁雍州刺史岳陽王瑒與其叔父荊州刺史湘東王繹不睦乃稱藩來附遣其世子崇為質及楊忠擒仲禮釋懼復遣其子方平來朝夏五月齊文宣廢其主元善見而自立秋七月太祖率諸軍東伐拜章武公導為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事屯涇北以鎮關中九月丁巳軍出長安時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弘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遂入於齊矣

十七年春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太祖以冢宰總百揆梁邵陵王蕭綸侵安陸大將軍楊忠討擒之冬十月太祖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伐上津魏興大將軍達奚武出散關伐南鄭

魏廢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夏四月達奚武圍南鄭月餘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以州降武執循還長安秋八月東梁州民叛率眾圍州城太祖復遣王雄討之侯景之克建業也還奉梁

武帝為主居數旬梁武以憤恚薨景又立其子綱尋而廢綱自立歲餘綱弟釋計景擒之遺其舍人魏彥來告仍嗣位於江陵是為元帝

二年春魏帝詔太祖去丞相大行臺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二月東梁州平遷其豪帥於雍州三月太祖遣大將軍魏安公尉遲迴率眾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夏四月太祖勒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其方物五月蕭紀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引迴軍向成都秋七月太祖自姑臧至於長安八月克成都劍南平冬十一月尚書元烈謀作亂事發伏誅

三年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為九命第九品為一命改流外品為九秩亦以九為上又改置州郡及縣改東雍為華州北雍為宜州南雍為蔡州華州為同州北華為鄜州東秦為隴州南秦為成州北秦為交州東荆為淮南荆為昌州東夏為延州南夏為長州東梁為金州南梁為隆州北梁為靜州陽都為汾州南汾為勳州汾州為丹州南關為寧州南岐為鳳州南洛為上州南廣為涪州南襄為湖州西涼為甘州西郢為鴻州西益為利州東巴為集州北應為輔州恆州為均州沙州為深州寧州為龍州義州為巖州新州為溫州江州為河州西安為鹽州安州為始州并州為隨州肆州為塘州冀州為順州淮州為純州揚州為潁州司州為憲州南平為昇州南郢為歸州青州為眉州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縣二百三十自元烈誅魏帝有怨言魏淮南王育廣平王贊等垂泣諫之帝不

聽於是太祖與公卿定議廢帝尊立齊王廓是為恭帝

魏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饗羣臣魏史柳此執簡書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為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太祖乃令太常虛聲作告諭公卿曰嗚呼我群后暨眾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革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眾人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為口實乙亥詔封太祖子邕為輔城公邕為安城公邑各二千戶茹茹乙旃達官寇廣武五月遣柱國趙貴追擊之斬首數千級收其輜重而還秋七月太祖西狩至於原州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冬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大將軍楊忠章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於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城下據江津以備其逸景申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進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殺之并擄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為奴婢者十餘萬其免者二百餘家立蕭督為梁主居江陵為魏附庸梁將王僧辯陳霸先於丹陽立梁元帝第九子方智為主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

二年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冬十一月遣大將軍豆盧寧帥師討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太祖爲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太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初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命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夏四月太祖北巡狩秋七月度北河王琳遣使來附以琳爲大將軍長沙郡公魏帝封太祖子直爲秦郡公招爲正平公邑各一千戶九月太祖有疾還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冬十月乙亥崩於雲陽宮還長安發喪時年五十二甲申葬於成陵諡曰文公孝閔帝受禪追尊爲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爲文皇帝太祖知人善任使從諫如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四俘釋而用之河橋之役率以擊戰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虛飾恆以反風俗復古始爲心

按周書閔帝本紀孝閔皇帝諱覺字陁羅尼太祖第三子也母曰元皇后大統八年生於同州官舍九歲封略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之相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耳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爲安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將軍十月乙亥太祖崩丙子嗣位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帝詔以岐陽之地封帝爲周公庚子禪位於帝詔曰予聞皇天之命不於常惟歸於德故堯授舜舜授禹

時其宜也天厭我魏邦垂變以告惟爾罔弗知予雖不明敢弗翼天命格有德哉今踵唐虞舊典禪位於周庸布告遐邇焉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書曰咨爾周公帝王之位弗有常有德者受命時乃天道予式時庸荒求於唐虞之彝踵曰我魏德之終舊矣我邦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久佛於天道而不歸有德歟時用詢謀僉曰公昭考文公格勳德於天地不濟生民泊公躬又宣重光故元象徵見於上謳訟奔走於下天之恩數用寔在焉予安敢弗若是以欽祗聖典遜位於公公其享茲大命保有萬國可不慎歟魏帝臨朝遣民部中大夫濟北公元迪致皇帝璽綬固辭公卿百辟勸進太師陳祥瑞乃從之是日魏帝遜于大司馬府元年春正月辛丑即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於路門追尊皇考文公爲文王皇妣爲文后大赦天下封魏帝爲宋公是日槐里獻赤雀四百官奏議云帝王之典罔弗更正朔明受之於天革民視聽也逮於尼父稽諸陰陽云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曆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寔當行錄正用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元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鳥制曰可以大司徒趙郡公李弼爲太師太宗伯南陽公趙貴爲太傅大冢宰大司馬河內公獨孤信爲太保太宗伯柱國中山公護爲大司馬以大將軍寧都公毓高陽公達奚武陽公豆盧寧小司寇陽平公李遠小司馬博陵公賀蘭祥小宗伯魏安公尉遲迴等並柱國王寅祠園丘詔曰予本自神農其於二丘宜作厥王始祖獻侯啓土遼海肇有國基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廟

爲太祖癸卯祠方丘甲辰祠大社初除市門稅乙巳祠太廟丁未會百官於乾安殿班賞各有差戊申詔曰上天有命革魏於周致予一人受茲大號予惟古先聖王罔弗先于省視風俗以求民瘼然後克治矧予眇眇又當草昧若弗尚于達四聰明四目之訓者其有聞知哉有司宜分命方別之使所在巡撫五教何者不宜時政有何不得無修身潔己才堪佐世之人而不爲上所知冤枉受罰幽辱于下之徒而不爲上所理孝義貞節不爲有司所申饒寡孤窮不爲有司所恤暨黎庶衣食豐約賦役繁有災厲所興水旱之處並宜具聞若有年八十已上所在就加禮餼辛亥祠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乙卯詔曰惟天地草昧建邦以寧今可大啓諸國爲周藩屏於是封太師李弼爲趙國公太傅趙貴爲魏國公太保獨孤信爲衛國公大司寇于謹爲燕國公大司空侯莫陳崇爲梁國公大司馬中山公護爲晉國公邑各萬戶辛酉祠太廟癸亥親耕籍田景寅於劍南陵并置陵州武康郡置資州遂寧郡置遂州二月癸酉朝日於東郊乙亥改封永昌郡公廣爲天水郡公戊寅祠太社丁亥楚國公趙貴謀反伏誅詔曰朕文考昔與羣公泊列將衆官同心戮力共治天下自始及終二十三年載迭相匡弼上下無怨是以羣公等用升余於大位朕雖不德豈不識此是以朕於羣公同姓者如弟兄異姓者如甥舅冀此一心平定宇內各令子孫享祀百世而朕不明不能轉睦致使楚公貴不悅于朕與万俟幾通叱奴與王龍仁長孫僧衍等陰相假署圖危社稷事不克行爲開府宇文盛等所告及其推究咸